

# 古人观瀑 意蕴无穷

◆ 李笙清

(上接第14版)

## 旷达与气度

刘海粟晚年书法的“老”，还和他的执笔有关。从上世纪20年代初入康门后，康有为让刘海粟大小字都要悬腕书写，他终身恪守师训。他在八十多岁和友人谈临池心得时，专门谈及执笔：练笔必须悬腕，将笔提起，运笔稍快，可致逸荡，不会枯弱。腕力足，字有气度，作大幅画也有回旋余地。

所论虽为“练笔”，但和“创作”庶几相近。当长期临习达到心手无间时，悬腕快速书写，可致逸荡。刘海粟也是油画家，画布在架上，自然不能枕腕，执笔也高，这就训练了手臂的稳定性。悬腕挥洒的自由度大，但也增加了点画和结构精准的难度。加之刘海粟曾两次中风，虽然恢复良好，但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(可控范围内)影响执笔的稳定性，这恰恰会产生“老”的效果。“运笔稍快”有几个作用，既不能犹豫，也能不完全被规矩所束缚，增加了超脱旷达的效果。如果纸笔相擦产生点画残缺，快速行笔增强的笔势会引领观者用想象填补，笔断意连；而残缺又构成虚，虚实相间。功力深厚的“老”，就是在控制与非控制之间，增加更多的意外。出乎意料，合乎情理；既老于世故，又不失真率的本色，这大概也可以称之为“从心所欲而不逾矩”了。

早在20世纪之前，相比其他艺术，书法对不期而遇的偶然性效果抱有格外的期待，“书无意于佳乃佳”便是最有代表性的陈述。清代碑学兴起之后，越来越多的人对偶然性造成的不完整、残缺有了更大的包容，甚至成为无意识乃至有意识的追求。在这方面，书法与某些人类发明的技艺不同。譬如说花样滑冰，讲究行云流水，一个小小的踉跄，便成闪失；一个稍不到位的动作，已为瑕疵，破坏了整体的完美。音乐大概也如此。书法则不然，纸面的凹凸造成笔迹的“踉跄”，只要运笔没有犹豫，笔势在，“踉跄”可以成为精彩的看点，增加了观赏的戏剧性。有时某些无意打破原有规矩的“破绽”，会成为新的发现契机，转变为以后有意识的追求，原本的偶然化入必然。追求残破，并非书法的专利，一些篆刻家也会做边和敲击印面，甚至向地上摔打，留下残破的痕迹，做得再自然，也是有意为之。在书法史上，特别是20世纪，自觉地追求歪倒、残破的现象似乎更为普遍。但是刘海粟继承了晚清一些书家(如翁同龢)，没有许多刻意追求残破的意图，而是利用身体的衰老，高执笔，秃颖，纸张的特性，在日常的非正式书写(如信札)中，达到自己都不曾预想到的结果。它是在相应的技法都达到之后，“无意于佳乃佳”的偶遇。

前引“可致逸荡”的“逸荡”二字，很好地概括了刘海粟在书法上的追求：旷达。在出现“逸荡”那段文字中，还有另一个了解刘海粟艺术的关键词——“气度”，人本身的性格化为风格上的特质。

“气度”或相近的表述，曾多次出现在刘海粟的言谈中。1976年3月16日，复函罗忼烈，谓：“海尝言，画家作品矜多衍少，技巧而已；胸襟气度，实为第一要点。”1979年10月7日，在写给潘受的信中，谓：“海自髫龄，即摹写金石文字，心有所好，而力未逮也。书法之汪洋恣肆，必以胸臆精神气质出之。”

气度、胸襟、精神、气质，最终决定了一个艺术家的境界和成就的高低。

## 自信与弹力

1932年，刘海粟的好友傅雷在《艺术旬刊》第1卷第3期发表《刘海粟论》，他在文章中写道：

海粟生平就有两位最好的朋友在精神上扶掖他鼓励他，这便是他的自信力和弹力——这两点特性可说是海粟得天独厚，与他的艺术天才同时禀受的。因了他的自信力的坚强，他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中从不曾有过半怀疑和踌躇；因了他的弹力，故愈是外界的压力来得险恶和凶猛，愈使他坚韧。

傅雷和刘海粟曾一同在欧洲访学，彼此知之甚深。文章发表时，傅雷年方廿五，刘海粟也不过三十七。刘海粟此后六十年的经历，印证了傅雷的敏锐观察。在那个年代，傅雷和妻子不堪凌辱，双双自尽。也正是在那个年代，刘海粟不但坚韧地活了下来，还奇迹般地完成了书法的一次至关重要的蜕变。

循着时间，《刘海粟年谱》记录着他的生命踪迹，从中我们能感受到他旺盛的生命力：1956年8月：“连日去庐林大桥，含鄱口、铁船峰等地作画，虽然炎荒奔涉，体力有所不支，但置身于这应接不暇的秀丽河山中……(经常)从早晨九时一直工作到下午五时，在烈日中解衣敞怀，诚不知老之将至。”1962年7月15日，“我在富春江一天内连画了三张油画，那时气温经常在三十七摄氏度以上，纵然我已满身痱子，双手紧缚着手套，每天清早就到工地作画。”1972年，作中国画《雨中荷花》，题曰：“用墨难，施水更难。秃笔病臂写雨中荷花，虽点画烂漫，而真气流衍。”……这样的记录触目皆是，更不用说他以九二高龄上黄山的壮举了。

1966年，当刘海粟遭遇严重冲击时，他想起了曹孟德的《龟虽寿》。诗云：“神龟虽寿，犹有竟时；腾蛇乘雾，终为土灰。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”一个人的物理生命可以有极限，他的意志，他的精神生命，却能够超越年龄带给他的生理上的限制。这种生命力若化作艺术，可以铸就不朽。

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时期，大诗人李白慕名来到中国十大名山之一的江西庐山，一路饱览名山胜迹旖旎风光。当他登上香炉峰，看到瀑布飞流直下的壮观气势时，忍不住诗情大发，写下《望庐山瀑布二首》五言、七言诗各一首，其中第二首曾入选小学教材：“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”七言绝句意象万千，脍炙人口，瀑布的旖旎风景、恢宏气势一览无余。

瀑布是从悬崖峭壁或河床纵断面堤坡处倾泻而下的水流，远观这一自然景观，犹如一幅悬挂在山崖间充满动感的白布。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《水经注·瀑水》中就有关于瀑布的描述：“瀑水又南出山，瀑布飞梁，悬河注壑，漈湍十许丈……”千百年以来，瀑布一直长流不断，飞珠溅玉，气势磅礴，为山野增添无穷活力，大大小小的瀑布至今都是游人的打卡胜地。

在古代，瀑布亦是许多文人雅士特别喜爱观赏的风景。古人登高、观瀑、望云、听松、眺远、探梅、枕石、漱泉、抚琴、听雨等等，皆是在游山玩水、陶冶性情的休闲方式，同时在这样充满浪漫氛围的环境中寻找一种心灵的寄托。正如北宋画家郭熙在《林泉高致》中所言：“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，其旨安在？丘园养素，所常处也；泉石啸傲，所常乐也；渔樵隐逸，所常适也……”明代才子唐寅在一幅《观瀑图》上的自题诗“一派银河倾碧落，耳根于此洗尘嚣”，亦是作者借观瀑来忘却俗务、净化心灵的一种思想表达。

古人观瀑，对环境没有太多讲究，有的席地而坐，有的拄杖而立，有的抚琴而望，让琴声与瀑布之声融为一体。有的临瀑建有观瀑亭，如黄山观瀑亭、莫干山观瀑亭、庐山谷帘泉观瀑亭等等，无不飞角翘檐，四面敞亮，配上石桌石凳及镌刻于亭柱上的书法秀雅、文蕴深厚的楹联，坐于亭中观瀑避免了日晒雨淋之苦，更显其乐无穷。

观赏之余，许多画家、诗人不吝笔墨，将自己的观瀑感受绘之翰墨丹青，融入诗词歌赋，表达希望与自然合一的文



■ 明代王谔的《观瀑图》

人情怀。“翠屏横截万里天，瀑水落深千丈玉。”唐代王季文的这两句诗，描述了瀑布恢宏不凡的气势。“山色自晴阴，泉声作风雨。但见隔溪人，不闻隔溪语。”清代诗人成鹫的这首《观瀑》描写了瀑布壮观的声音。北宋文学家王安石观赏宁波溪口雪窦山千丈岩瀑布时，以“拔地万重清嶂立，悬空千丈素流分”，来形容瀑布的自然形态。清乾隆帝写过一首《雨中观瀑》：“悬溜石林表，天然大壑丛。落来不离即，接上祇空濛。声色归真静，襟怀混异同。灵源定何处，左右白云中。”

贵为皇帝，还在蒙蒙细雨中观赏瀑布，可见古人对瀑布之向往。历代画家绘制观瀑题材的卷轴，喜欢借文人高士的观瀑，来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，如北宋范宽的《秋林飞瀑图》、南宋马远的《仙侣观瀑图》、元代孙君泽的《高士观瀑图》，明代王谔的《观瀑图》、明代沈贞的《秋林观瀑图》、清代高其佩的

《观瀑图》等，都是隐者、高士观瀑题材的代表性作品。古代画家行走在大自然中，身临其境而写生，创作出一幅幅写实的山水画，其中瀑布是画幅中一道亮丽的风景：或飞珠溅玉，云蒸气腾；或水波倒悬，宛若白练；或势若奔马，大气磅礴……有的画家挥毫泼墨，抹染皴擦，描绘出美丽的瀑布奇观，意犹未尽，特意在画面留白处添上一首题画诗，更是令画面增色不少。

活跃在宋末元初的山水画家玉润画完《庐山图》，忽然想到晋代庐山东林寺名僧慧远与陶渊明、陆修静交往而流传后世的“虎溪三笑”的故事，欣然在画面右上方写下一首七言题画诗：“过溪一笑意何疏，千载风流入画孤。”画家借香炉峰瀑布长流不断，表达了对庐山前贤的钦敬和怀念，可谓触景生情。黄山白龙潭瀑布雄奇瑰丽，一位老人拄杖而立遥望瀑布的场景，被清代擅长画黄山胜景的梅清绘于《黄山图册》之中，作者还用一首题画诗对瀑布环境及观瀑季节、心态等进行了解读：“苍松翠壁瀑声奇，六月来游暑不知。仙子真踪无处觅，白龙潭上立多时。”

清代画家顾殷的一幅《观瀑图》，描绘的是两位老人隔着溪涧仰首观瀑的情景，古木苍翠，峭壁悬崖，一道瀑布如一匹白练，从峰峦间流下悬崖。画家在画面左上方的空白处题诗一首：“一雨垂垂两日连，坐令五月意萧然。置身如在重岩底，耳听松风眼看泉。”五月初夏连日降雨，导致瀑流汹涌，加上流泉的动态和松涛的声响，更添了观瀑的意趣。画家通过题画诗，着意渲染观瀑场景，示意与画境完美契合，拓展了观瀑者的审美视野，亦升华了画面意境。

古人不顾跋涉之艰，冒着寒暑之苦，临瀑而观，敞开心扉。“跋险惊心，到此浮云成梦幻；登高极目，从兹俗虑自销沉。”这是镌刻于泰山观瀑亭上的一副楹联，字里行间，可以管窥到观瀑者超然于瀑布之外的一种心灵寄托。

# 灵璧纹石·南岭深秋

◆ 原野

灵璧纹石是沉积岩与变质岩的综合体，属于灵璧磬石的一种，因数量稀少、纹路华美而备受推崇，是奇石爱好者的心头好。它的产地集中在安徽省灵璧县渔沟镇白马村的南山。经过多年挖掘，灵璧纹石的石源已日渐枯竭。

深秋沪太石展上，我有幸与一方灵璧纹石结缘。这方奇石呈长条形，长28厘米、宽10厘米、高9厘米，上下两面平坦，而四周则布满了清晰奇异的竖线纹理，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，石农们亲切地称它为“纹石坛”。它静静地躺在展柜一隅，却瞬间吸引了我的目光，决定将其收入囊中。

看着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的奇石。睹物生情，我的思绪不禁飘向了不久前那场难忘的湖南郴州之旅。

郴州位于湖南省东南部，是湖南通向港澳粤的“南大门”。这里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深厚，自古代炎帝时期就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。郴州地热资源丰富，多为丹霞地貌，风景如画，美不胜收。在这里，你可以领略到名山的巍峨、古村的宁静，还可以在疲惫的旅途中，泡一池温泉，洗去一身的疲惫和尘埃。

正值深秋时节，我踏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。此时的郴州，正值农忙季节，稻子已经收割完毕，农人们正忙着耕地下种，为来年的丰收做准备。我漫步在乡间小道上，感受着这片土地上的生机与活力。眼前的景色，如同一幅生动的画卷，让人陶醉其中，流连忘返。

为了将这份对自然的热爱与敬畏之情传递给更多的人，我将这方灵璧纹石



与盆景界著名微刻高手徐顺龙的微刻摆件相配，组成一件呈现南岭深秋的摆件，一棵大槐树搭配一间农舍，农人牵着一头耕牛正要去农田里干活，两位活泼的孩童骑在另一头耕牛的背上，大槐树下还有几只正在觅食的家禽。画面中，既有灵璧纹石自然质朴的美感，又有徐顺龙微刻技艺的细腻与精致。它们共同诉说着南岭深秋的故事，让人仿佛身临其境，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深厚的

人文底蕴。

这次邂逅，不仅让我对灵璧纹石有了更深的了解，也让我更加珍惜与大自然之间的每一次亲密接触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、去欣赏，就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美好。而这方灵璧纹石，也将成为我收藏生涯中的一抹亮色，陪伴着我走过未来的每一个春夏秋冬。